

清艾衲居士編著
清古吳墨浪子輯

立棚閑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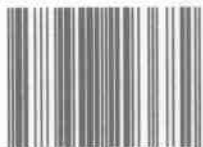
西湖佳話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



ISBN 978-7-80729-368-2



9 787807 293682 >

定价: 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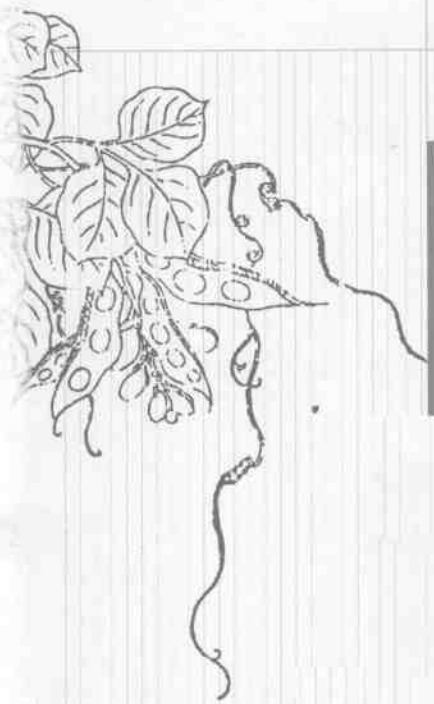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出版传媒网: www.ppm.cn

清
艾衲居士
編著
清
古吳墨浪子
輯

豆棚閑話

西湖佳話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豆棚闲话·西湖佳话/(清)艾衲居士编著,(清)古吴墨浪子辑,茂山点校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-7-80729-368-2

I. 豆… II. ①艾…②古…③茂… III. 话本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6406 号

书 名 豆棚闲话·西湖佳话

著 作 者 (清)艾衲居士 编著 (清)古吴墨浪子 辑 茂 山 点校

责任编辑 常宁文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71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368-2

定 价 16.00 元
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25—85521756)

豆棚闲话

(清)艾衲居士

出版说明

清代江南的某个乡下，几根竹竿搭成一个棚子，周边种上几株羊眼豆秧，五六月份的三伏热天，豆藤顺着草绳爬上棚顶，既遮阴，又透凉，成了乡民们乘凉的一个好去处。作者以豆棚为中心，以乡间的各式人等为主角，以说闲话的形式，讲述了十二则相对独立的故事，与西方名著《一千零一夜》颇为类似。这种叙事结构，郑振铎称之为“故事索”，也有人叫它“框架故事”，也就是说，随便什么人，都可以参加进来，将故事续下去。

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作者艾衲居士，以犀利冷峻的目光审视其身边所发生的一切，以亦真亦幻、荒诞尖刻的笔触，正面审视人性中肮脏、低俗的部分，诸如虚伪、贪婪、自私、嫉妒、残暴等等在太平万世中人们所不愿面对的东西，在艾衲居士的显微镜下，一一显露无遗。十二则故事相对独立，既有古代的历史人物，也有民间的奇闻逸事，看起来各不相连，实际上都是作者曲折地表达其思想的材料，对研究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时期，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有重要的价值。

弁 言

艾衲居士

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《豆棚吟》一册，其所咏古风、律、绝诸篇，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，久矣脍炙人口，惜乎人退世远、湮没无传，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，诵其一二联句，令人神往。余不嗜作诗，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，偶列数则，以补《豆棚》之意；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，诗曰：

闲着西边一草堂，热天无地可乘凉。

池塘六月由来浅，林木三年未得长。

栽得豆苗堪作荫，胜于亭榭反生香。

晚风约有溪南叟，剧对蝉声话夕阳。

目 录

弁 言.....	1
第 一 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.....	1
第 二 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.....	9
第 三 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	17
第 四 则 藩伯子散宅兴家	27
第 五 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	35
第 六 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	43
第 七 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	51
第 八 则 空青石蔚子开盲	61
第 九 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	70
第 十 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	80
第十一则 党都司死梟生首	93
第十二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.....	102

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

江南地土洼下，虽属卑湿，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，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，酷日当空；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浹背，头额焦枯，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，无处存着。上等除了富室大家，凉亭水阁，摇扇乘凉，安闲自在。次等便是山僧野叟，散发披襟，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，方可过得。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，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，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，或拿几株木头、几根竹竿搭个棚子，搓些草索，周围结彩的相似。不半月间，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，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，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。那些人家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或拿根凳子，或掇张椅子，或铺条凉席，随高逐低坐在下面，摇着扇子，乘着风凉。乡老们有说朝报的，有说新闻的，有说故事的。除了这些，男人便说人家内眷，某老娘贤，某大娘妒，大分说贤的少，说妒的多；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，某官人好，某汉子不好，大分爱丈夫的少，妒丈夫的多。可见“妒”之一字，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、心里转动。如今我也不说别的，就把“妒”字说个畅快，倒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。你们且安心听着。

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，右手拿着一把扇子，左手拿着不知甚么闲书，看到闹热所在，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，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，叫将起来，便道：“说得太过！说得太过！”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，一手指道：“他如何说‘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’？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，故意说得这样利害。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成？”

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：“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，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，又不曾逢人说着几个，如何肯信？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，宁可做个鳏夫，不敢娶个婆子。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，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，一处有一处的利害，一人有一人的狠毒，我也说不得许多。曾有一个好事的人，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间见的妒妇实迹，备悉纂成一册《妒鉴》，刻了书本，四处流传。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，也好防备一番；又要女人看在眼里，也好惩戒一番，男男女女好过日子。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。那晓得妇人一经看过，反道‘妒’之一字从古流传，应该有的，竟把那《妒鉴》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，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，做得新新奇奇，又要那人在正本《妒鉴》之后刻一本《补遗》，二集、三集，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，才畅快他的意思哩！”

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：“这《妒鉴》上有的却是现在结局的事，何足为奇？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、成了神，才是希罕的事。”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筋筋节节，就拱着手说道：“请教！请教！”那老成人说道：“这段书长着哩，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岍片、上细的龙井芽茶，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，才与你们说哩！”那少年们道：“不难不难，都是有的。只要说得真实，不要骗了点心、茶吃，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。我们虽是年幼不曾读书，也要质证他人，方肯信哩！”

那老成人不慌不忙，就把扇子折拢了，放在凳角头，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某年某月，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，前往山东发卖。骑着驴子，随了车驮，一程走到济南府章邱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，遇着一条大河。只见两边船只、牲口，你来我往，你往我来，稠稠密密，都也不在心上。见有许多妇人，或有过去的，或有过来的。那丑头怪脑的，随他往来，得个平常；凡有一二分姿色的，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，一到那边，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，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，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，打扮得十分不像样了，方敢走到河边过渡。临上船时，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搽抹几把，才放心走上船，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。若是略像模样妇人不肯毁容易服，渡到大河中间，风波陡

作，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，把货物泼湿，衣服秽污，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，连人影也不见了。你道甚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？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。那里人都要过渡，惧怕他的，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。只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，说道：‘这个神道其来久矣。在唐时，有个人做一篇《述异记》，说道，此河名叫妒妇津，乃是晋时朝代泰始年号中，一人姓刘名伯玉，有妻段氏名明光，其性妒忌；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，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几句，赋曰：

其形也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；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之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之出渌波。秾纤得中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，皓质呈露。芳泽无加，铅华弗御。云髻峨峨，修眉联娟。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。明眸善睐，纤腰承权。瑰姿艳逸，仪静体闲。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奇服旷世，骨象应图。披罗衣之璀璨兮，珥瑶碧之华琚。戴金翠之首饰，缀明珠以耀躯。践远游之文履，曳雾縠之轻裾。微幽兰之芳蔼兮，步踟蹰于山隅。

读至此，不觉把案上一拍，失口说道：“我生平若娶得这样个标致妇人，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要他什么！吾一生心满意足矣！”此乃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，那知段氏听了心中火起，就发话道：“君何看得水神的面目标致，就十二分尊重，当面把我奚落？若说水神的好处，我死何愁不为水神！”不曾说完，一溜烟竟走出门去。那伯玉那知就里？不料段氏走到河滨，做个鹞子翻身之势，望着深处从空一跳，就从水面沉下去了。伯玉慌得魂不附体，放声大哭。急急唤人打捞，那有踪影？整整哭了七日，喉干嗓咽，一交跌倒，朦胧晕去。只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，说道：“君家所喜水神，吾今得为神矣！君须过此，吾将邀子为偕老焉！”言未毕，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袂一扯，似欲同入水扶。伯玉惊得魂飞天外，猛力一迸，忽然苏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伯玉勉强独自回家，诮料段氏阴魂不散，日日在津口忽然作声，忽时现形，只要伺候丈夫过津，希遂前约。不料伯玉心馁，终身不渡

此津。故后来凡有美色妇人渡此津者，皆改妆易貌，然后得济。不然就要兴风作浪，行到河水中间便遭不测之虞了。”那些后生道：“这段氏好没分晓，只该妒着自己丈夫，如何连别的女人也妒了？”

又有个老者道：“这个学究说的乃是做了鬼还妒的事。适才说成了神还妒的事，却在那里？”内中一个老者道：“待我来说个明白！那妒妇津，天下却有两处，这山东的看来也还平常，如今说的才是利害哩！”那后生辈听见此说，一个个都站将起来，神情错愕，问道：“这个却在何处？”老者便道：“在山东对门，山西晋地太原府绵县地方。行到彼处未及十里，路上人娓娓说长说短，都是这津头的旧事，我却不信。看看行到津口，也有许多过往妇人装村扮丑，亦如山东的光景，也不为异。直到那大树林下，露出一个半大的庙宇，我跳下牲口，把缰绳、鞭子递与驴夫，把衣袖扯将下来，整顿了一番，依着照墙背后转到甬道上去。抬头一看，也就把我唬了一惊：只见两个螭头直冲霄汉，四围鹰爪高接云烟；八宝妆成鸳鸯瓦脊耀得眼花，浑金铸就饕餮门环闪人心怕。左边立的朱髯赤发、火轮火马，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；右边站的青面獠牙、皂盖玄旗，我却认做瘟疫司中牙将。中间坐着一个碧眼高颧、紫色伧兜面孔、张着簸箕大的红嘴，乃是个半老妇人，手持焦木短棍，恶狠狠横踞在上；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、伛偻苦楚形状的男人，朝着左侧神厨角里，却是为何？正待要问，那驴夫摇手道：‘莫要开言，走罢走罢！’只得上驴行路。”

走了五六里，悄问再三，驴夫方说：“这个娘娘叫做石尤奶奶，旁边汉子叫做介之推，直是秦汉以前列国分争时节晋国人民。只因晋献公宠爱了一个骊姬，害了太子申生，又要害次子重耳。重耳无奈，只得奔逃外国求生。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，年纪甫及二十，才娶一妻，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，名唤石尤。两个原生得风流标致，过得似水如鱼，真个才子佳人，天生一对、盖世无双的了。却为重耳猝然遭变，立刻起程。之推是东宫侍卫之臣，义不容缓，所以奋不顾身，一辔头随他走了，不曾回家说得明白。就是路中要央个熟人寄信回时，急切里一时逃走，恐怕漏了消息骊姬知道，唆耸献公登时兴兵发马，随后追赶，不当稳便。那重耳是晋国公子，随行有五人：一个是魏

犖，一个是狐偃，一个是颠颛，一个是赵衰，这个就是之推了。都是改头换面，褴褛缕缕，夜住晓行，甚是苦楚。石氏在家那晓得这段情节？只说：“正在恩爱之间，如何这冤家越地抛闪？想是有了外遇，顿然把我丢弃！”叫天抢地，忿恨一回，痛哭一回，咒诅一回，痴想一回，恨不得从半空中将之推一把头发揪在跟前，生生的咬嚼下肚，方得快心遂意。不料一日一日，一年一年，胸中渐渐长起一块刀砍不开、斧打不碎、坚凝如石一般，叫做妬块。俗语说，“女”傍有“石”。“石”畔无“皮”，病入膏肓，再销熔不得的了。

那知之推乃是个忠诚苦节之臣，随了重耳四远八方，艰难险阻，无不尝遍。一日逃到深山，七日不得火食，重耳一病几危。随行者虽有五人，独有之推将股上肉割将下来，煎汤进与重耳食之，救得性命。不觉荏苒苒过了一十九年，重耳方得归国，立为文公，兴起霸来。后来那四个从龙之臣都补了大官受了厚禄，独之推一人当日身虽随着文公周行，那依恋妻子的心肠端然如旧。一返故国便到家中访问原妻石氏下落，十余年前早已搬在那绵竹山中去了，之推即往山中探访消息。

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个丈夫，朝夕打骂不已，忽然相见，两个颜色俱苍，却不认得，细说因由，方才厮认，忽便震天动地假哭起来。之推把前情说了一番，那石氏便骂道：“负心贼！闪我多年。故把假言搪塞。”只是不信。少不得妇人家的旧规，手挝口咬、头撞脚踢了一回。弄得之推好像败阵伤亡，垂头丧气，一言也不敢发，只指望待他气过，温存几时，依旧要出山做官受职去的。那知石氏心毒得紧，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条红锦九股套索在衣箱内，取将出来，把之推扣颈缚住，顷刻不离，一毫展动不得。说道：“我也不愿金紫富贵，流浪天涯，只愿在家两两相对，齑盐苦守，还要补完我十九年的风流趣兴，由那一班命运大的做官罢了。”

之推既被拘系，上不能具疏奏闻朝廷，下不能写书邀人劝解，在晋文公也不知之推在于何处。倒是同难五人中一人，不见之推出山，朝廷又不问他下落，私心十分想慕，不肯甘心，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，贴于宫门，暗暗打动文公意思。诗曰：

有龙矫矫，顿失其所。五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

龙饥乏食，一蛇割股。龙返于渊，安其壤土。

四蛇入穴，皆有处所。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。

一时间宫门传诵，奏闻文公。文公惶愧不已，遂唤魏犇遍访之推下落。

之推身已被系，安得出来？魏犇是个武夫，那里耐烦终日各处搜求，况且绵竹之山七百里开阔，实难踪迹。却算计道：“我四下里放起火来，烧得急了，怕他不奔将出来！”此时乃是初春天气，山上草木尚是干枯的，顺着风势教人举火，一霎时漫天漫地卷将起来。那知之推看见四下火起，心知魏犇访求踪迹，争奈做了个藤缠螃蟹、草缚困鱼，一时出头不得。即使遇着魏犇，磨灭得不成冠裳中人体面，一时忿恨在心，不如速死为快！因而乘着石氏睡熟，也就放一把无情火来。那火却也利害，起初不过微烟袅袅，搅着石罅罅光，在山间住久的还不觉得。未几，火势透上树枝，惹着松油柏节，因风煽火，火炽风狂，从空舒卷，就地乱滚将来。一霎时，百道金蛇昂头摆尾，千群赤马纵横长嘶。四壁厢咻咻叭叭之声胜似元宵爆竹，半天里腾腾闪闪之焰不减三月咸阳。逃出来的狐狸，跳不动的鹿鹿，都成肉烂皮焦；叫不响的鸦鹰，飞不动的鸾鹤，尽是毛摧羽烁。此时石氏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奔前不能，退后不得，渐渐四下紧逼将来，就把之推一把抱定说道：“此后再不妒了！”却也悔之晚矣。那知石氏见火势逼近，绝不着忙，只愿与之推相抱相偎，毫无退悔，故此火势虽狂，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动。略不多时，之推与石氏俱成灰烬。

后来魏犇搜山，看见两个烧死尸骸，方晓得之推夫妇已自尽了。正要收取骸骨，中间尚有一堆余火未熄。魏犇仔细上前看时，却又不青不红，不紫不绿，一团鬼火相似，真也奇异。忙教左右将那烧不过的树枝拨开看时，乃是斗大一块鹅卵石滚来滚去。那火光亦渐渐微了，石子中间却又放出一道黑气，上冲霄汉，风吹不断。魏犇同一伙人见得恁般作怪，即忙写了一道本章，把此一块宝贝进上文公，大略说之推高隐之士，不愿公侯，自甘焚死。纪载他焚烧之时，正是清明节前一日。文公心中惻然，即便遣官设祭一坛，望空遥奠，又命下国

中，人家门首俱要插柳为记，不许举火，只许吃些隔夜冷食。至今传下一个禁烟寒食的故事。

那块宝贝也只道甚么活佛、神仙修炼成的金刚舍利子一样，忙教后宫娘娘、妃嫔好好收藏。那知这物却是祸胎，自从进宫之后，人人不睦，个个参差。后来文公省得此物在内作祟，无法解禳。直到周天王老库中，请出后妃传下来百炼降魔破妒金刚宝锤，当中一下将来，打得粉花零碎，漫天塞地化作万斛微尘，至今散在民间，这黑气常时发现。此是外传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那石氏自经大火逼近之际，抱着耿耿英灵，从那烈焰之中一把扭定了介之推，走闯到上帝驾前，大声诉说其从前心事。上帝心里也晓得妒妇罪孽非轻，但守着丈夫一十九年，心头积恨一时也便泯灭不得。适值有一班散花仙女又在殿前，俱怜他两个夫妇都有不得已一片血诚，在生不曾受得文公所封绵上之田，死后也教他夫妻受了绵地血食。但是妒心到底不化，凡有过水的妇人，都不容他画眉搽粉、大袖长衫，俱要改换装束。那男人到庙里看的，也不许说石尤奶奶面目变得丑恶、生前过失。但有奉承奶奶几句、数落之推几句的，路上俱得平安顺利。

近日有个乡间妇人，故意妆扮妖妖娆娆渡水而过，却不见甚么显应。此是石奶奶偶然赴会他出，不及堤防，错失的事。那知这妇人意气扬扬，走到庙里卖嘴弄唇，说道：“石奶奶如今也不灵了，我如此打扮，端的平安过了渡来。”说未毕口，那班手下的帮妒将帅火速报知，一霎时狂风大作，把那妇人平空吹入水里淹死了。查得当日立庙时节，之推夫妇原是衣冠齐楚并肩坐的，为因这事平空把之推塑像忽然改向朝着左侧坐了。地方不安，改塑正了，不久就坍。如今地方上人理会奶奶意思，故意塑了这个模样。此段说话，却不是成了神还要妒的故事么？至今那一乡女人气性极是粗暴，男人个个守法，不敢放肆一些。凡到津口，只见阴风惨惨，恨雾漫漫，都是石奶奶狠毒英灵障蔽定的。唐时有人到那里送行吟诗，有“无将故人酒，不及石尤风”之句，也就是个证了。”

那几个后生听了嚷道：“大奇！大奇！方才那首‘青竹蛇儿’的诗

可见说得不差,不差。”又有一个说道:“今日搭个豆棚,到是我们一个讲学院,天色将晚,各各回家,老丈明日倘再肯赐教,千万早临。晚生们当备壶酒相候,不似今日草草一茶已也。”

总 评

《太平广记》云:“妇人属金,男子属木,金克木,故男受制于女也。”然则女妒男惧,乃先天稟来,不在化诲条例矣。虽然,子即以生克推之,木生火,火能克金;金生水,水又生木。则相克相济,又是男可制女妙事。故天下分受其气,所以“妒”、“惧”得半,而理势常平。艾衲道人《闲话》第一则就把“妒”字阐发,须知不是左袒妇人,为他增焰也。妒可名津,美妇易貌;郁结成块,后宫参差。此一种可鄙可恶景象,缕缕言之,人人切齿伤心,犹之经史中“内君子,外小人”。揣摩小人处,十分荼毒气概;揣摩君子处,十分狼狈情形。究竟正气常存,奇邪终馁,是良史先贤之一番大补救也。知此则《闲话》第一及妒妇,所谓诗首《关雎》,书称“螽斯”可也。

第二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

俗语云：“酒逢知己千钟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”可见饮酒也要知己。若遇着不知己的，就是半杯也饮不下去；说话也怕不投机，若遇着投机，随你说千说万，都是耳朵顺听，心上喜欢，还只恐那个人三言两语说完，就扫兴了。大凡有意思的高人，彼此相遇，说理谈玄，一问一答，娓娓不倦；假使对着没意思的，就如满头浇栗，一句也不入耳。倒是那四方怪事、日用常情，后生小子闻所未闻，最是投机的了。昨日新搭的豆棚，虽有些根苗枝叶长将起来，那豆藤还未延得满，棚上尚有许多空处，日色晒将下来，就如说故事的，说到要紧中间尚未说完，剩了许多空隙，终不爽快。

如今不要把话说得烦了。再说那些后生，自昨日听得许多妒话在肚里，到家灯下，纷纷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说一遍。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，未肯真信，也有信道古来有这样狠妒的妇人，也有半信半疑的，尚要处处问人，各自穷究。弄得几个后生心窝潭里、梦寐之中，颠颠倒倒，只等天亮就要往豆棚下听说古话。

那日色正中，人头上还未走动。直待日色蹉西，有在市上做生意回来的，有在田地上做工闲空的，渐渐走到豆棚下，各占一个空处坐下。

不多时，老者也笑嘻嘻的走来，说道：“众位哥哥却早在此，想是昨日约下，今朝又要说甚么古话了。”后生俱欣欣然道：“老伯伯！昨日原许下的，我们今日备了酒肴，要听你说好些话哩。但今日不要说那妒妇，弄得我们后生辈面上没甚光辉，却要说不个女人才色兼全，又有德性，好好收成结果的，也让我们男人燥一燥皮胃。”那老者把头侧